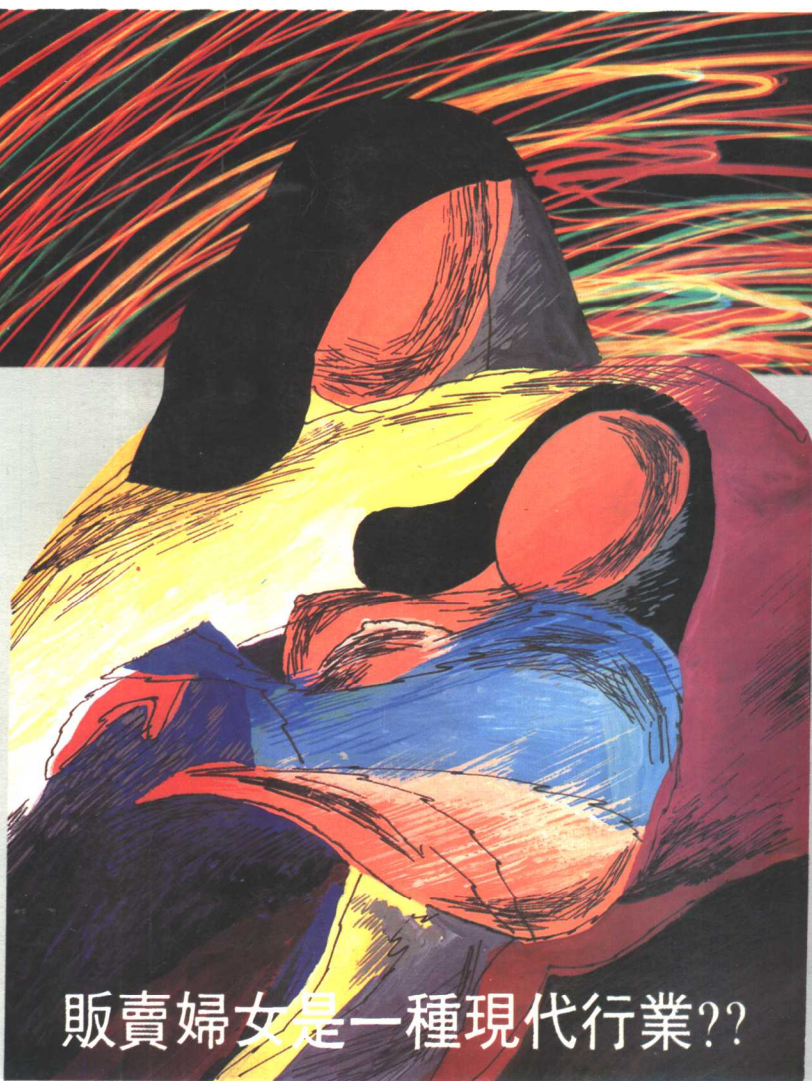


闖黑道

· 溫金海 著 ·



販賣婦女是一種現代行業??



· 溫金海著 ·

闖 黑 道

匯信出版社出版

闖黑道

作者：溫金海

封面設計：黃志民

出版者：匯信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告士打道一〇九號一三〇三室

電話：五七五二〇一八

圖文傳真：八三四五四四五

電腦排版：勁華文化服務社

印刷：勁華印刷廠

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一一六號二樓

電話：三四一八三九三

發行者：匯信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告士打道一〇九號一三〇三室

版次：初版：香港一九九〇年七月

國際書號：ISBN-962-7348-03-1

定價：港幣二十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這是一部尖銳地揭露、冷峻地透視當代中國黑社會内幕的、具有濃郁紀實色彩的長篇小說，作者以飽蘸憂憤與哀傷之筆帶您走進一個令人感慨萬千、蕩氣迴腸的黑色世界。

拐賣婦女是中國大陸一個日益嚴重的、極為普遍的社會問題，中共三大期間，一些代表曾就拐賣婦女問題聲淚俱下地專門向大會作出呼籲。但這個問題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它並非僅僅是一種犯罪，而是中國社會其它各種社會積弊的凝聚物，因此，盡管中國政府已經注意到了它的嚴重性，但對於如何解決它，却顯得束手無策，於是拐賣婦女之風便愈演愈烈。長篇小說《閩黑道》正是以這一問題作為軸心和窗口，透視了中國社會令人悲哀的方方面面。這是一部十分嚴肅的社會問題小說，它對於讀者瞭解中國社會現狀無疑是十分有幫助的。

《閩黑道》十分注重可讀性，情節曲折生動，故事引人入勝，人物命運扣人心弦，相信能贏得廣大讀者喜愛。

QWt35/04

目次

一	第一章	恐怖的草原
十九	第二章	初入黑道
三十	第三章	邛崃山大拐騙
四四	第四章	殺人未曾滅口
五七	第五章	黑色交易
七四	第六章	角逐與較量
八六	第七章	今夜無憂愁
九八	第八章	目標：都市少女
一一四	第九章	冒險的秘密旅行
一二三	第十章	香港黑手
一三六	第十一章	黃色誘惑
一五三	第十二章	黑魁會
一七六	第十三章	黑道與紅道
二〇二	尾聲	作者自白

第一章 恐怖的草原

藍雪不知道這次神秘的內蒙草原之行結局將會如何，但她還是單槍匹馬跟隨這個陌生的女倒爺踏上了北去的列車。要成功就得冒險，何況，眼下她也實在被那些煩惱事逼迫得走投無路了。

列車駛出四川盆地，一頭扎入大巴山，秦嶺浩瀚的高山峽谷間，沿着蜿蜒曲折的寶成鐵路風馳電掣向北穿行。這是一個陰冷的秋日。天已經黑了，夜幕下的秦嶺更顯得猙獰古怪。山間極是幽寒。列車跨過一座又一座橋梁，穿過一條又一條隧道，涼浸浸的氣息游絲般不斷鑽入窗內，越往北，涼意使越明顯。軟臥包廂已熄燈，旅客們都上鋪就寢了。藍雪睡在上鋪不知是不是因為沒有早睡的習慣，雖然軟臥十分舒適，她却久久沒有睡着。車上寂靜無聲，唯有車輪在吭噤吭噤永無休止地呻吟，這中間，偶爾還聽到女倒爺輕微的鼾聲。

女倒爺四十來歲，個頭不高，身材輕巧，頗有幾分風韻，一雙細而亮的眼透出一股精明、潑辣和狡黠，一看就知道是條久經江湖的老甲魚。藍雪暗忖不是此人對手，但黑道上的伎倆她也略知一二，要坑她並不容易。她不貪心，只要事成之後能抽個二五槽（三五千），就心滿意足了。退一步講，倘若買賣真的全砸了，她也沒啥吃虧的，女倒爺有言在先，承擔一切損失，承擔旅途的一切費用。她所付出的不過幾天時間，而這值不了幾文錢的時間就權當交點學費長點見識罷了。

她最擔心的是女倒爺有別的同伙。女倒爺曾再三聲明自己是孤雁，倘若幕後有人，就說明一切全是騙局，內蒙之行也必定兇多吉少。她一路留心觀察，却始終未發現可疑跡象，看來女倒爺確是獨來獨往的孤雁。藍雪按了按腰間的彈簧刀，心裏踏實了許多。她長得明眸皓齒，美麗迷人，却不是那種弱不禁風的豆腐女子。大學時，她就是全校聞名的運動健將，跑步、擊劍、射擊，都得過獎，畢業後在世上浪了幾年，她更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了。一般情況下，就是一個男子也很難佔到她什麼便宜，何況女倒爺也是個女流之輩，論個頭還不如她呢。假如女倒爺想要花招，只能吃不了兜着走。

藍雪是偶然與女倒爺相遇的。這天傍晚，下班後，她跟往常一樣到街頭賣報，忽然，一個身穿高級毛料西服的中年婦女來到攤前，漫不經心地翻了翻報紙，搭訕道：「這麼辛苦賣報，風吹太陽曬的，每月進項一定很可觀嘍？」

藍雪長得漂亮，嗓音甜潤悅耳，報攤前經常有人跟她搭腔，這一點她已不以為怪了。她衝街上沸沸揚揚的人流吆喝幾聲，隨即說：「如今賣報的多如牛毛，我白天又得上班，一月下來能拿幾張就撐死啦。」

「唷，這麼少？不够吃頓夜宵呀。」那女人很驚訝的樣子，繼而惋惜地嘆息道：「像你這麼能幹的，起碼也得弄個三兩槽（三兩千）呀。」

藍雪淡淡地說：「這年頭能幹不能幹倒無所謂，關鍵是路子野不野，有路子的動嘴，沒路子的跑腿。嘿，買晚報啦——」

兩個騎車人過來，自行車在攤前一支，遞過錢買晚報。藍雪收錢找錢，中年婦女幫她分遞報紙。騎車人一走，那女人看着四周無人，壓低嗓音詭秘地說：「我有筆高檔皮貨在內蒙，要運到廣州，缺個幫手，你肯不肯跟我逛一趟？只消一禮拜，勞務費五槽，若幹得順溜，可以給一坎（一萬）。」

藍雪這才認真地打量這個女人。錢，她太需要錢了。如果能有個三兩千，就不必起早摸黑擺地攤了，就可以馬上跟秋葉結婚了。正要滿口答應，一轉念，她又冷靜下來，搖搖頭說：「聽起來不錯，不過，這種事找個男人搭檔更合適吧？」

那女人惡狠狠地哼一聲：「天底下的男人不是色鬼就是財迷，我已經領教夠了，不想再吃他們的苦頭了。我要自己闖天下，咱娘們除了少個把，哪一點比男人差！看得出你很能幹，跟你合作必定能財源滾滾的，我信任你，倘若你也信任我，就一塊逛一圈吧。」

「你過獎了，我不覺得自己有啥能耐，還是另請高明吧。」藍雪還是搖頭。她知道現在的倒爺喜歡結伙活動，獨來獨往者有，臨時僱幫手者有，但假若買賣好做，僱幫手時便絕對不會勉強，如果她糾纏不休，非要去，就意味着買賣很棘手，成功的希望渺茫，大多是白費心機，或者根本就是騙局。她想先探探底細，如果女倒爺一再糾纏，央求她同行，她就堅決拒絕。

女倒爺說：「姑娘，你太謙虛了。」

藍雪說：「倒不是謙虛，我只不過覺得眼下我還沒到交好運的時候。」

女倒爺絲毫沒有強求她的意思，乾笑一聲，爽朗地說：「好吧，人各有志，不可相強，既然你不肯賞

臉，也就算了。再見！」遂轉身徑自離去。

藍雪大喜過望，女倒爺的反應正是她所期望的！

這裏是省城的市中心，正值下班時間，大街上車水馬龍，人如潮湧，汽車喇叭聲，自行車車鈴聲，匯成一片。女倒爺在人群中不緊不慢地走着，剛從十字路口拐彎，突然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她面前，抬頭一看，正是藍雪。

「我可以跟你走，馬上就可以走！」藍雪堅定地說。

女倒爺注視着她，眼角掠過一絲憂傷，幽幽道：「我也說不清為什麼，這幾年大家都變得互相猜疑互不信賴了。不過，你慢慢會了解我的。」

她的聲音平緩而深沉，顯得格外真誠。藍雪不禁有些內疚，覺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她想說什麼，女倒爺却親昵地拍拍她：「沒什麼，這不能怪你。走吧，車票已買好了，軟臥。幸虧你來得及時，再晚一步，我恐怕已交上另一個新朋友了。」

於是兩人雙雙來到火車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車。

兩天後，暮靄蒙蒙時分，她們來到了內蒙古陰山腳下一個偏僻的小鎮。深秋的內蒙草原，草全都枯萎了，綠色已無處尋覓，波瀾起伏的土丘上，無論有沒有長草，都是一派焦黃。草原的秋意比南方更濃，這裏顯然已下過幾次霜，地面疙疙瘩瘩，更有一種蕭煞、悲涼的韻味，天無比深邃透明，地茫茫、遼闊，風從遙遠的地平線上滾來，帶來乾燥、森涼的氣息。站在一望無垠的曠野上，使人會禁不住在極度的單調和靜默中萌生一種原始的粗獷的力量，同時心頭又會漫起一縷深沉的憂郁。藍雪喜歡遊山玩水，內蒙大草原更是她魂牽夢縈的地方之一，踏上這片茫茫漠地，真使她有說不出的興奮。女倒爺似乎看透了她的的心思，下車後就領她走到鎮外，在原野上散步，觀賞大漠風光。

女倒爺風趣地說：「別看我年歲比你大，我也挺愛玩，也格外喜歡內蒙。不過，這裏還算不上典型的草原風光。明天，我們到草原腹地去，那裏才叫絕呢！有小河，有蒙古包，可以騎馬。那裏的額吉（大娘）挺好客，會請我們喝奶茶。那裏更原始，也更美！」

藍雪高興地點點頭。兩天來旅途上的接觸，兩人已親近了許多。雖然女倒爺比她大十多歲，聊起來却跟藍雪有許多共同語言，女倒爺告訴藍雪，她原來也是大機關職員，因為厭惡大機關庸庸碌碌的生活，才毅然辭職跑單幫的。這一點使藍雪格外的欽佩，她覺得自己已經有點喜歡這個女倒爺了，同時又隱隱感到，內

蒙之行縱使分文未賺，也是很有意義而令人回味的。

天黑了，她們折回鎮子，下榻在一個簡陋的旅店，旅店名叫「塞上春」，門上貼着歪歪扭扭幾個大字：「服務一流，賓至如歸。」店內竟遍地痰跡、煙頭、果皮、紙屑，旅店隔壁是一個馬廐，源源不斷地輸來令人翻胃的腥臊氣息。女倒爺眉頭緊皺，想換一家旅館，服務員却冷冰冰地說：「要住就住，不住拉倒，鎮上只有這麼一家店子。」無奈，她們只好在此安頓下來。

旅店全是平房，她們倆人合住一室，每個鋪位五塊，算是全店最高級的了。女倒爺不住地搖頭嘆息：「官商作風，官商作風啊。缺乏競爭，服務如何搞得好！唉，今晚真是委屈你啦，湊合睡一宿吧，明天的任務更艱巨。」說着，她倒頭便睡，不久便發出輕微的鼾聲。

被褥很髒，藍雪便和衣而睡。旅途的奔波使她疲憊得很，因而很快也睡着了。她根本沒有發現，這時候，兩個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也悄悄溜進了旅店。

草原之夜死一般靜寂。半夜裏，房門上突然發出喀噠一聲輕微的響動，響聲很微弱，藍雪却立刻驚醒過來，借着窗外照進來的朦朧的微光，她看到栓緊的房門被輕輕推開了，一高一矮兩個幽靈般的黑影敏捷地閃進來，又將門反扣上。

「誰！」藍雪淒厲地喝問，同時掀開被子一躍而起。黑影沉默不語，卷着一股冷風大步逼過來。藍雪見勢不妙，砰地砸開窗子就要跳出去，猛然看見女倒爺仍在呼呼大睡，便回頭推她：「快起來，有歹徒！」女倒爺睡意正濃，唔囔一聲，翻身又睡過去。黑影已逼到跟前，黑暗中看不清他們的臉，然而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却令人毛骨悚然。藍雪下意識地感覺出他們一定是衝女倒爺來的，他們大概是看出女倒爺有錢，就打她的算盤。兇險就在眼前，倘若此刻她獨自逃走，未免太不講義氣了。女倒爺睡眼朦朧，打着呵欠，懶洋洋地說：「天還沒亮，再睡一會兒。」

「有壞人！」藍雪焦急地說。

女倒爺似乎沒看見床前的兩個黑影，「壞人？哪有什麼壞人，誰敢欺負咱老娘，啊，真瞞！」

藍雪顧不得跟她磨牙，回頭喝問那兩個黑影：「你們是幹什麼的？」

矮個子黑影攔腰抱住她，高梁茬子似的鬍鬚直朝她臉上扎。藍雪彎起膝蓋在他的檔部猛地一頂，黑影猝不及防，唉哟一聲，捂着褲檔退到一邊。藍雪返身衝到窗前，縱身一躍，跳上窗台。高個子大漢早有防備，從後面將她緊緊抱住，拖回屋中。藍雪用肘關節狠力一擊，撞在他的腹部，掙開他，退到靠牆的地方，右手

飛快地伸到腰間，想抓彈簧刀。但腰間空蕩蕩的，刀子已不翼而飛了！

這時，女倒爺悠悠地踱到她面前，亮出一把彈簧刀，熟練地一按刀把，啪，刀鞘中射出六寸長的雙刃刀鋒，黑暗中，鋒利的刀子閃出寒幽幽的光。

「小丫頭片子！刀子在這呢，想跟老娘玩這個，你還嫩了點！」女倒爺的朦朧睡眼驟然變得炯炯有神。

藍雪楞了一下，很快便明白了什麼，衝女倒爺猛撲過去：「你這個騷狐狸，我撕了你！」不容她碰到那女人，高個子大漢就揪住了她，揚起蒲扇般的巴掌狠勁扇她一下，啪！她只覺得眼前火冒金星，臉不由自主歪向左邊，大漢揚起另一隻手，啪！她又跟踉踉蹌倒向右邊。

「來人啊，抓流氓——」藍雪已經沒有反擊的能力了。

旅店一片死寂，毫無反應，她想再喊，大漢抓起一條髒乎乎的枕巾塞住了她的嘴，幾乎將她的嘴擠裂了。她想拔掉枕巾，手却被大漢緊緊卡住，絲毫動彈不得。矮個漢子逼過來，抓住她的衣領往後一拉，她的外衣就被脫掉了。矮漢子掀起她的毛衣和內衣，將她的胸罩扯掉。剎那間，她的兩隻豐滿、柔軟的乳房已裸露無遺，漢子順手捏揉兩下。這時的藍雪已經不再像剛才那麼慌亂，變得出奇的鎮靜。她知道自己面臨的是什麼，於是竭力掙扎抵抗，用頭頂、用腳踢、用屁股拱。然而任何掙扎都改變不了悲劇命運，這兩個大漢顯然是玩弄女性的老手，有着無數次暴力作案的經驗，他們非常沉靜，兩人配合默契，動作準確、利索。片刻功夫，藍雪就被剝得一絲不掛，潔白純淨的身子完全裸現在漢子面前。草原之夜氣溫很低，乾燥寒冷的風從洞開的窗口拂來，藍雪感到週身一陣陣寒意。高個子大漢將她攔腰一抱，放倒在床上，繼而迫不及待地撲下來。驟然間，她感到下身一陣劇烈難忍的痛楚，彷彿身子被撕成兩半。她從喉嚨裏淒婉地哀嚎一聲，昏厥過去。朦朧中，她聽到高大漢狂笑一下：

「哈！這姐還有紅哩！我當她早被人玩爛了。」

女倒爺酸溜溜地說：「該你們倆美一回啦。」

良久，高大漢爬下來，矮漢子爬上去替代了他，重複着剛才的動作。又過了良久，矮漢子也下來了。女倒爺扯掉藍雪口中的枕巾，在她的兩腮用力一捏，她的嘴便不由自主地張開了，女倒爺從衣袋裏摸出兩粒紫黑色的藥丸，投入她的嘴裏，又用力一捏她的兩腮，將她的腦袋往後一仰，藥丸便控制不住地吞入腹中。藍雪渾身酸痛，像散了架似的，動彈不得，但她的意識是清醒的，她感覺到藥丸有甘草一樣的氣味，又感覺到這種氣味在腹中往四周擴散，流向雙手，流向雙腳，流向大腦，漸漸地，她感到自己像做夢一般，一切都迷糊

不清，想說話，却發不出聲，想動彈一下，手腳却軟綿綿的不聽使喚。兩個漢子替她穿好衣服，一邊在她身上摸摸捏捏，肆意玩耍。隨後，女倒爺和高漢子一起出去了，只留下矮漢子在房間監視着她。

迷朦中，藍雪聽到窗外有人在嘰嘰咕咕說話。一個是女倒爺的聲音：「六千，一分也不能少！」另一個是陌生的男音：「太貴啦，四千！」

女倒爺：「這可是清貨哩。」

陌生男音：「啥子清貨？」

女倒爺：「黃花閨女嘛。又聰明又漂亮，真是打着燈籠也難找，娶她是一輩子的福氣。不信你們看看去，看一眼就知道了，六千塊算是便宜的啦。」

陌生男音：「那……先瞧瞧吧。」

接着是一串雜亂的腳步聲，女倒爺和高漢子領着兩個三四十歲的土里土氣的農民進來。

女倒爺拉亮電燈，兩個農民湊到藍雪面前，伸長脖頸從頭到腳細細打量她一番，先是驚愕，繼而混濁的眼睛就射出喜悅的光芒。藍雪頭髮蓬亂，衣衫不整，神色木然，但看去還是那麼嬌美艷麗，淒婉動人。一個農民看着看着，忍不住伸手在她腳丫上輕輕撫摸起來。」

女倒爺拍拍他們，似笑非笑地說：「怎麼樣？值得不？」

「五千……」

「不行！六千，不要拉倒！」

兩個農民交換一下眼色，「六千就六千！」當即從懷中摸出一捆鈔票塞給女倒，女倒爺掂了掂，也沒細數，就收了起來。

藍雪漠然地看着這一切，一點反應也沒有，彷彿這些都與她無關。農民走上前拉起她，她夢囈似地喃喃幾聲：「回家……回……家……」農民哄小孩似地哄道：「對，回家，我們帶你回家，回家嘍，回家……」藍雪軟軟地依偎在農民身上，兩個農民一左一右架着她走出旅館，坐在一輛馬車上，揚鞭策馬，馬揚起四蹄，的的得得向草原深處馳去。

與此同時，女倒爺和高一矮兩個漢子也迅速撤離旅館，鑽進一輛伏爾加轎車，瞬間消失在黑沉沉的夜幕中。

彷彿做了一場夢，醒來時，藍雪發現自己躺在一間破舊的土房裏。這裏典型的北方農村的土房，房間約

有十平方米大小，四壁沒有粉刷，粗糙得很，房中空蕩蕩的，只有一張木床，此時她正躺在木床上，身上蓋着一張厚重的棉被，被子很髒，散發出陣陣臊臭，她就是被這臭味喚醒的。天已大亮，透過小窗望去可以看見一方碧藍的天空，藍天下，間或還有羊群和牧馬的嘶鳴隱隱約約地飄來。這是什麼地方？怎麼到這裏來的？她的腦際一片空白。她努力使自己清醒一些，認真想想這是怎麼回事，但想着想着竟又重新昏昏睡過去。

當她再次醒來時，太陽已經偏西，溫熱的陽光照進土屋，牆上一片猩紅。她睜開眼，猛然看見床前立着三個陌生男子。他們顯然是三兄弟，渾濁的眼睛，寬厚的嘴唇，麻木的表情，都驚人地相似。老大四十二歲，身材矮壯，是個癩子；老二約三十七八，模樣粗野蠻橫；老三比老二小四五歲，也像頭公牛似的健壯。他們身着漢裝，可能是漢族人。藍雪本能地感到恐懼，從床上爬起，戒備地注視着他們。

「你們是誰？想幹什麼？」

癩子咧着嘴嘿嘿地笑，露出殘缺不全的黃牙；「妹子，你怎麼忘啦？這是你的新家呀，你哥哥姐姐把你嫁到這兒來啦。」

一瞬間，藍雪徹底清醒了，明白了昨晚發生的一切。「你們都受騙了，他們根本不是我的哥哥姐姐，我根本沒有哥哥姐姐，他們是人販子，把我拐騙到這裏，我家在四川，你們讓我走，我要回家！」

三兄弟怔了一下，你看我，我看你，最後老二老三都一齊將目光投向老大。癩子吐了口黃色濃痰，說：「就算他們是人販子，你也不能走。我們哥仨花了六千塊錢，你就是我們的！就得給我做婆姨！」

老二接着說：「也得給我做婆姨！」

老三也緊跟着說：「還有我！你是咱哥仨公共的，咱哥仨輪流陪你，你啥事也不用幹，只管給我們生娃娃就成，咱們管你吃喝……」

天吶，她竟成了他們的「公妻」！藍雪歇斯底裏尖呼一聲：「不！你們讓我走！我家在四川，我要回家！讓我走，讓我走！」

癩子冷冷地說：「想走，沒門！我們是花了錢的，你從也得從，不從也得從，不管怎麼說你就是我們的婆姨，就得陪我們睡覺！就得給我們做飯、洗衣、生兒子！咱莊稼人爭點錢容易嗎？這六千塊還是東拼西湊才湊齊的，有錢人一人睡好幾個婆姨，咱哥仨窮，三個人才娶一個，就是到皇帝面前講也不過份！你想走？讓我們人財兩空？你倒還講不講良心！」

藍雪說：「又不是我騙了你們的錢，你們被人騙，我也是被人騙啊！」

癩子一瞪眼：「說不定你就是跟他們一伙的，想合謀坑我們！」藍雪極力分辯，將來內蒙的過程叙說一番，讓他們相信自己受害者。」

心再害我嗎？讓我走吧，可憐可憐我！」

癩子木然道：「我們可憐你，誰可憐我們！」

藍雪說：「我知道你們掙錢不易，雖然不是我騙你們的錢，但只要你們讓我走，我可以給你們錢，讓你們再娶個好的妹子。」

癩子似乎有些心軟：「錢？你有錢嗎？」

「現在沒有，等我回四川後一定會想辦法寄來的。」藍雪掏出工作證，亮給他們看，「我就在這個單位，不會騙你們的。」

癩子冷笑一聲：「哼！花言巧語了，老老實實做婆姨吧！」

三兄弟變得極其蠻橫，任憑藍雪怎麼哭訴，解釋、求情，都無動於衷。片刻，老二和老三交換一下眼色，對癩子說：「大哥，你先來。」癩子毫不推辭，一拐一拐逼向藍雪。藍雪知道他想幹什麼，想奪門逃跑，可粗蠻的老二已鐵塔般堵在門邊。她望着步步逼近的癩子，縮到牆角，絕望地呼喊：「別碰我，別碰我……」

癩子根本不理睬，逼到藍雪面前，張臂就要抱她。藍雪飛起一腳猛踢，他搖搖晃晃站立不穩，「撲通」仰面跌倒在地。老二老三本來是要到屋外回避的，見狀，忙跑過來幫忙，老三去扶癩子，老二則揪住藍雪不

由分說狠狠甩了她兩個耳光，邊打邊罵：「叫你踢！我敲斷你的腿！」隨即又粗暴地扯下她的衣褲，將她推倒在床上。自從昨晚被輪奸後，藍雪一直渾身酸疼，疲憊不堪，但她依然不斷地掙扎。老二老三一個抓手一

個捉腳，將她四肢分開固定在床上。癩子滿臉通紅，喘着粗氣，連滾帶爬撲到她身上。彷彿是在向幾十年的

光棍生涯復仇，癩子貪婪而又笨拙地在藍雪身上亂搓亂捏。藍雪動彈不得，便朝他吐口水，癩子並不伸手

擦，只是一低頭，將口水擦在她的臉頰上。

癩子折騰了半個多鐘頭才餘興未盡地爬下來，氣急敗壞地喊：「老二老三，你們接着來！她越是不服就

越得治服她！」於是，老二老三又先後替代癩子，撲到藍雪身上。藍雪已經整整一天滴水未沾，很快，她連

扭動一下的力氣也沒有了，只能聽任他們粗魯的發洩。

直到天黑時分，三兄弟才魚貫出去反鎖住門。土屋空寂寂的，只有一碗鵝蛋掛麵在冒着縷縷熱氣。藍雪

直到天黑時分，三兄弟才魚貫出去反鎖住門。土屋空寂寂的，只有一碗鵝蛋掛麵在冒着縷縷熱氣。藍雪

默望一眼窗外黑漆漆的草原夜空，禁不住淚流滿面。

二十多天過去了。

藍雪始終被鎖在土房裏，三兄弟輪流進來與她強行同居。任何求情都無濟於事，光棍們已經從野蠻的發洩中嘗到了無窮的樂趣，根本不願意放她走。任何反抗也無濟於事，反抗只能帶來更粗暴的凌辱。如果她溫順些，三兄弟每天便只有一個人進來，動作也比較溫柔，如果她掙扎，不從，守候在屋外的另外兩個便會應聲而入，同時折磨她，直至她無法動彈。僅僅二十多天，藍雪變得面容憔悴，目光癡呆，彷彿老了十多歲。

她盼望秋葉和父母突然出現，將她營救出去。但這完全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她跟隨女販子來內蒙時，只匆匆忙忙給單位寄了一張病假條，既沒告訴秋葉，也沒告訴父母，他們根本不知道她的下落，更想象不到她的遭遇。

藍雪是在大學時認識秋葉並和他相愛的。父母並不反對他們戀愛，只是一次又一次鄭重告誡：「戀愛可以，但必須注意分寸，別在一起呆得太晚。」所謂分寸意思很明顯，就是不能做出丟人現眼的事。藍雪的父母都是中學教師，屬於老學究，最看不慣姑娘小伙未婚同居。開始，藍雪覺得父母的告誡純屬多餘，甚至有些荒唐可笑，因為秋葉是個正派人，根本不會有什麼非禮舉動。但是在一個溫馨的夏夜，潛在的危機突然爆發了。那晚是在秋葉的單身宿舍，他們正聊着一些無關緊要的話，秋葉突然將她扳倒在床上，同時就撩她的裙子，藍雪大吃一驚，猛地將他推開，一躍而起：「不行，這可不行！」

秋葉白晰的臉被強盛的慾火燒得通紅，他像一頭失去理智的公牛，又猛撲過來緊緊抱住她。藍雪再次推開他。

「爲什麼？」秋葉沮喪地問。

藍雪說：「我爸媽不讓這樣。」

秋葉咆哮道：「他們是老古董，你也是老古董嗎？」

藍雪默默地搖搖頭。她不是那種隨隨便便能寬衣解帶的性開放女子，却也不是古板僵硬的木頭。其實，有時候她也有難以名狀的強烈躁動，渴望了解那個神秘的世界，渴望體驗那種奇特的感受，但同時又有一種莫大的恐懼，害怕懷孕，害怕做流產，害怕人們說三道四。

她溫柔地捧着秋葉的臉，自嘲地說：「忍着點吧，生活本來就意味着忍耐，有什麼辦法？這種事你我都毫無經驗，萬一出事就討厭了。咱們早點結婚，結了婚一切就名正言順了。」

但結婚並不容易，物價一張再漲，婚禮的排場越講越大，雖然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不必像小市民那樣講排場，但再節省再節省也得有兩三千塊才能支撐下來。藍雪長得漂亮，很多人覺得秋葉配不上她，秋葉有些不服氣，就希望把未來的家佈置得舒適一些，以免使藍雪委屈，讓別人鄙視自己，這無形中又增加了結婚的難度。他們大學畢業，工資却不如一個清潔工賺的錢多，雙方的父母又都是小職員，家庭經濟拮据，無法援助他們，這些使得秋葉痛苦不堪。一些人就鼓動藍雪，勸她甩掉那個窮光蛋另覓新歡。有人還再三給她介紹闊對象，她全都拒絕了。她需要錢，但她更需要秋葉。爲了減輕秋葉的苦惱，她在街頭支了個小攤，每天上班前、下班後去賣報。

這次內蒙之行，藍雪事先沒有告訴秋葉，一是時間緊迫，二是她確實不想太早告訴他，去內蒙能否賺到錢還很難說，她不願意讓秋葉承受更多的失望。然而她無論如何也沒料到，內蒙之行結局竟會是這樣。她必須設法給秋葉以及父母一個音訊。

慶幸的是，她的身上正好有一疊信封，工作證裏還夾了幾張郵票，四下找找，又找了兩張紙，紙已皺皺巴巴，但鋪平了勉強可以用。趁癩子兄弟不注意，她偷偷給秋葉寫了一封信，又給家裏的父母寫了一封，訴說自己的遭遇。這些天，聽癩子兄弟談話，她知道了這兒是個叫查汗召的小村莊，就把這些地址詳盡地告訴他們，讓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前來營救。信寫完，沒有膠水，她使用飯粒貼郵票、封口。然而這時她又犯愁了，天天被關在屋裏，信是根本無法投寄出去的。

天黑了，身材粗壯的老二開門進來，給她送飯菜。以往，藍雪一見到他們總是大吵大罵，此時她却一反常態，既不吵也不罵，老二叫她，她答應了，老二讓她吃飯，她也溫順地吃了。老二見她態度有所轉變，不禁喜上眉梢，好言好語相勸道：「你就安安心心呆在這兒，慢慢就會習慣的。」

藍雪說：「我已經想好了，看你們人品還可以，我願意安安心心呆在這裏，不過你們得待我好一些。」

老二睜開眼笑：「會待你好的，會待你好的」。

藍雪說：「天天把我關在這裏，算待我好？難道我是犯人？是牲口？我的衣服都破了，明天我想買件新衣裳去。」

老二爽快的說：「好，明天正好是集日，到鎮上買去。」

這晚輪到老二跟她同房，藍雪有史以來第一次沒反抗。

翌日，癩子兄弟果真打開房門，讓藍雪到集市上去。他們並未真正放心，便派老二押送。老二牽來一匹

雄健的雪青馬，讓藍雪先騎上去，隨後自己也跨上來，馬鞭一抽，雙腿一夾，雪青馬便昂首長嘯一聲，的的得得向集市急馳而去。藍雪第一次打量查汗召小屯，四周全是一望無際的黃色原野，原野上有羊群和牧馬在悠然游動。

兩個小時後，集市到了。這就是藍雪被拐的那個小鎮，一條百十米長的街上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四面八方方的蒙古人、回族人、漢人云集於此，賣牲口的，賣服裝的，賣馬鞍的，吆喝聲此起彼伏，空中彌漫着馬糞臭和烤羊肉難聞的膾味。藍雪假裝挑選衣服，在人群中鑽來鑽去，尋找郵局，老二寸步不離跟在身後。藍雪發現牲口市場後面有個鏽跡斑駁的郵筒。那兒沒有賣衣服的，筒旁邊有個臭氣熏天的茅房，她於是說：「我要上茅房，你在這兒等着。」

老二狐疑地眨眨眼：「出門時剛去過，怎麼又要去了？」
「早上水喝多了。」

老二無奈，只好同意了，眼巴巴望着她走向茅房。

藍雪故意從筒旁經過，迅速將兩封信塞入郵筒。她已選好角度，老二的視線剛好被她半身子擋住，看不見她寄信。不幸的是，她實在太緊張了，手一直哆嗦不止，又是兩封信同時塞的，一下子沒塞好，一封進去了，另一封却掉在地上。她不得不彎腰去撿。

眼尖的老二立刻發覺了。驚呼：「你在寄信！你給誰寄信！」同時老鷹一樣撲過來，揪住藍雪，要她手中的信。藍雪輕捷地一閃身避開他，迅速將信塞入郵筒。老二晚了，僅僅晚了一秒鐘。他嚷叫着，一拳將藍雪打倒在地，順手抓起一塊石頭，砰砰砰砸郵筒。郵筒雖很舊，却十分堅固，根本砸不開，信扔進去就像石頭拋入大海，是不可能找回來的。於是他又朝藍雪猛打，抽她的臉，踢她的肚子，邊打邊罵：「小妖精，你在騙我，打死你！」藍雪鼻子流血，衣服幾乎成了碎片，身子蜷縮成一團，癱倒在地上，周圍的人們木然地望着他們，冷漠的臉上略略有些驚訝，但誰也不說什麼。漢子揪住藍雪的頭髮，將她拖開，穿過沸沸揚揚的集市回到栓馬的地方，將她攔腰架在馬背上，一揚鞭，奔回草原深處的查汗召小屯。

藍雪重新被鎖進土屋，三兄弟對她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搜查，將她的信封、郵票、工作證撕得粉碎，又將她的鋼筆踩得稀爛。為防止她逃跑，除了房門緊鎖外，每天還留一個在家看守。

藍雪默默地等待着，雖然挨了打，打得很慘，但信總算寄出去了，這就是勝利。從內蒙寄信回四川估計五六天可以收到，如果秋葉和父母見信後就出發，那麼只需十來天就可到達這裏。

草原的太陽升起又落下，一天，兩天……漫長的十天過去了，草原上空寂寂的，秋葉沒來，父母也沒來。藍雪猜測大概是信件在什麼地方耽誤了，繼續焦灼地等待。一天，兩天，又一個十天過去了，草原上依然如故，誰也沒有來。

癩子兄弟洋洋得意地嚷：「誰也不會救你的，你就老老實實做婆姨吧，永遠別想走！」藍雪忍不住失聲痛哭，流下了絕望的淚。

數日後，一個寧靜的上午，突然有個陌生人來敲癩子的家門。藍雪看不見是誰，只能聽到聲音。她聽見癩子一拐一拐走到院門口，拉開一道門縫，警惕地問：「幹啥的！」

來人說：「我是北京來的記者，叫凌浪，想了解一下你們對當今牧區政策的看法。談談好嗎？」

癩子厭煩地說：「談個毬！共產黨政策還能不好嗎？有吃有穿就是了！你找別人去！」凌浪說：「隨便聊聊，就佔用您幾分鐘。」

「走！」癩子粗暴地吼一聲，一把將凌浪推到門外，砰地關上院門。

凌浪嘆口氣，踢踢踏踏走了，腳步聲漸漸遠去，藍雪麻木的心陡然激活起來，想喊住這個陌生的記者，但等她反應過來，腳步聲已經消失了。

過了一會，腳步聲又重新響起，這回不是在院門外，而是從土屋的窗後傳來的。藍雪撲到窗口，看見一個青年男子正從外邊的小路往遠處去。從他的打扮，藍雪判斷他就是剛才那位叫凌浪的記者。她想喊，怕癩子聽見，又不敢喊，便從牆上擱下一塊土奮力向凌浪扔去。土塊擊中凌浪的後背，他回頭茫然四顧，沒有看見人，低聲罵了句「莫名其妙」，又繼續走。藍雪又扔出一塊，砸在他後腦勺上，他回頭仔細察看，這才發現土屋的窗戶上伸出一只女性的手，正拼命地衝他搖動。土屋光線幽暗，從遠處望過去，什麼也看不清。他滿目疑慮地折回來，走近土屋，才看清屋裏關着一個年輕姑娘。她頭髮蓬亂，面容憔悴淒迷，衣服已破成碎條，潔白的胸脯若隱若現。盡管如此，却依然改變不了她的美麗、清雅。

「你要幹嗎？」凌浪困惑地問。

藍雪兩根指頭放在嘴唇上，「噓」一聲，示意他別大聲嚷嚷，隨即迫不及待地祈求：「我在四川工作，是圖書館資料員，一個多月前被拐騙到這兒來的，救救我！」

凌浪飛快地打量她一下，低聲問：「你叫什麼？」

「藍雪！」藍雪又把被拐騙的經過簡要敘述一遍。